

短篇
小说
集

二弟的碉堡

杨遥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9年卷

杨遥

作家出版社

1247.7
1545

短篇
小说
集

二弟的碉堡

杨 遥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弟的碉堡/杨遥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10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9 年卷)

ISBN 978 - 7 - 5063 - 5120 - 1

I. 二… II. 杨…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9467 号

二弟的碉堡

作 者: 杨 遥

责任编辑: 张月寒

特约编辑: 朱晓岭

封面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187 千

印张: 8.5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20 - 1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锲

张守仁 张 陵 杨志广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何建明

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

委 员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杨遥，本名杨全喜，1975 年生于山西代县阳明堡，1998 年吕梁高专中文系毕业，先后从事乡村教师、环保志愿者、政府文秘、乡镇干部等工作，现借任职于忻州市委宣传部。山西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2001 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大家》、《芙蓉》、《黄河》、《文学界》、《都市小说》、《山西文学》、《红豆》、《黄河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部分被选入《小说选刊》和年度小说选。获《黄河》杂志 2005 年度优秀小说奖、《山西文学》优秀作家奖，第六届全国青创会山西代表。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

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

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

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序

让小人物显现出个性的光彩

秦万里

杨遥向编审委员会提供的作品是清一色的短篇小说，最长的也不过一万多字，据说他只写短篇小说，对于有些作家来说，这可能有点资源浪费。但杨遥或许不这么看，因为他的资源来自茫茫人海，来自寻常而又多彩的生活。他并不十分看重题材或者作品的“分量”，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便从茫茫人海中拈来几个人物，制作他的小说。

一群拾荒者，一群饥渴的光棍汉，穿上了干干净净的衣裳，牵着一只漂亮的大狼狗，结伴去寻找“幸福”……这就是杨遥的小说。他写底层，写小人物，却避开了艰辛或苦难，选取了这样一个“浪漫”的角度，去描绘“穷光蛋”们的精神会餐，

在诙谐嬉笑之中，透出一丝悲悯，让人不得不谅解了田七萝卜头们的粗俗，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生活中的一道别样的风景。在《谯楼下》中，成七虽然有一个令人尴尬的“家”，却也同样向往美丽的女性，那个被称为“鸡”的漂亮女子，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心中的一盏灯，一尊女神。这个老老实实的小人物，为了捍卫这样一尊女神，才造成了那一幕惨剧。两篇作品都涉及了“鸡”，一篇引来人们宽容的一笑，一篇则设计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两篇作品都是小说中的“小制作”，却也都写得小巧精致，颇有趣味。

杨遥喜欢在他的“小制作”中变换不同的角度。《结伴寻找幸福》和《谯楼下》写了人的本能或者向往，《唐强的仇人》和《在六里铺》写人的懦弱和弱者的反抗，唐强的悬赏告示是阿Q式的“智谋”，而徐强的反抗则是在畏惧中爆发。两种反抗都是小人物的反抗，弱者的反抗。还有那篇《偷鱼者》，刻画了一群乡间小人物——农民和警察，在这里，弱者也试图进行反抗，于是便发生了关于罚款数额的讨价还价，作为发生纠葛的双方，这些人物同样都狡猾贪婪，也同样卑贱可怜。杨遥写可怜写卑微，写小人物的“小”，他的叙述比较放松，并不制造复杂的情节，也不介入人物的纠葛，把自己当成一个故事现场外面的旁观者。比如那篇《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肯定不在故事现场的杨遥，把一个不知是什么国籍的阿累，放置在几百年前的所谓巴黎。这样制作的真正意义，似乎是为了让阿累去完成一段虚拟的经历，也给自己拓展一个叙述的载体，以便任意发挥想象，将细节穿插在生活情境当中，使那遥远的经历虚幻而又真实。

无论什么题材，无论自己笔下的人物多么普通，杨遥总是努力使他们鲜活起来。比如唐强成七，比如那几个倒霉的偷鱼者，或者是一群结伴寻找幸福的光棍汉，他们不仅普通而且贫

穷，走在大街上，绝对不会有人多看他们一眼。杨遥却在关注他们，试图完成一种独特的发现，让寻常闪现个性的光彩。但是，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杨遥的全部，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在寻常群体中挖掘不同寻常的异类，让他们进行非同寻常的表演，并且把表演的“现场”，推到一个虚幻的情境当中，在这方面，他的想象力和才华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比如《闪亮的铁轨》。那个年少的“异类”不知来自何方，也不知来干什么，对于村里人来说，是一个谜。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年的突然出现，打破了那座小小村庄的宁静，也检验着村人们的心性。杨遥让少年的执著与村人的狭隘展开一场较量，却并不将“闪亮的铁轨”通向各自的心灵，这样的设计，把一个错误或者缺失留在了故事的结尾，也把一个寓言般的意味，留给了读者。

二弟也是一名异类，她是在世俗的群体之中生长出来，又不同于这个群体的异类。所以，在她构筑的“碉堡”周围，也发生了一场较量。较量进行得坚决而又荒唐，荒唐得几乎近似于节日的狂欢，人们盼望着夜晚的到来，以便展开轰轰烈烈的倾倒，“鸟镇的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兴奋，也没有如此团结，干到半夜时，不知谁组织的，女人们竟然送来了夜宵。”……疯狂的人们哪里是在倾倒垃圾，分明是在倾倒他们内心所有的龌龊，所有的嫉妒与恶毒。而二弟则把一面象征性的“旗帜”，挂在了“碉堡”上空，向围攻者们发出了新的挑战。杨遥把这样的倾倒推向了极致，使作品具有了批判的力量。

读完这本集子，我感到杨遥身后已经有了一个群体，无论是寻常中的寻常，还是寻常中的异类，他们都是杨遥的财富。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让小人物显现个性的光彩 秦万里 1

闪亮的铁轨 1

二弟的碉堡 13

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 24

谯楼下 37

结伴寻找幸福 54

江湖谣 68

我们迅速老去 86

在 A 城我能做什么 107

太阳悬浮 120

铅色云城 131

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 148

丢失了的,永远丢失	173
偷鱼者	189
唐强的仇人	200
在六里铺	211
当我的诅咒应验的时候	227
奔跑在世界之外	236
腮帮子疼是治疗打呼噜的最好良方	247

闪亮的铁轨

少年沿着铁轨进入弧的时候，是黄昏时分。

弧是一个安静的小村，二三百人，王姓为主。村人以地为生，养着一批三轮车，农闲时出门收购小杂粮，增加收入。村周围是庄稼地，村南庄稼地南边是一片柳林，柳林南边是滹沱河，滹沱河再往南走十几里是连绵起伏的五台山山脉。

几十年前，京原铁路经过的时候，人们以为村子会热闹起来，但只是一小段铁路经过村子，像个半括号，把村子分成两部分。每天经过两列客车和几列货车，从来没有在弧停过。车窗里扔出的花花绿绿的饮料瓶和一些登满小道消息或色情文字的印刷品，让村子里的人们能感觉到些遥远的神秘的气息。偶尔村里的鸡或小猪被火车撞死，有人会跑去看看是谁家的。

北方二月还是寒冷的时候，地里光秃秃一片。黄昏最后一缕阳光打在土坯墙上，像展开一幅黄色的画卷。屋顶上炊烟已经

飘起，与滹沱河的水汽一起笼罩在村子上空，干燥的烟味变得湿漉漉的，春天像捉迷藏的小姑娘一样，已经站在人们背后了。锅碗瓢盆的声音越来越稠，绣鞋垫的姑娘和播米的大妈开始放下手中的活计，修理农具的、垫院的男人们也正收工。

少年一只裤腿卷到半膝，上面沾了一道沥青闪着黑光，两只鞋鞋帮已经磨烂，人造革鞋面上的漆皮剥落，像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头发乱糟糟，上面还有树叶和草屑。

门口喊鸡的王玉香老人最先看到少年，以为是个小乞丐。她念了句“阿弥陀佛”，把少年领进屋里。老人说，冷吧，快烤烤炉子，一会儿吃碗面条。老人把少年留在炉子边，去厨房擀面条。屋子里热乎乎的，只是光线有点暗。少年忽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拿起炉子上的炉盖，往自己手上烫去。老人的儿子正好进门看到了。他夺下少年手中的炉盖，把他赶出屋子。王玉香老人不明白自己的好意为什么会引起少年这样的举动，她跟出来。少年愤怒地哇哇说着一些话，谁也听不懂。王玉香老人门前的人越聚越多，人们怀着好奇心打量这个少年，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在弧小学教书的李老师放学后听到消息也赶来了，人们让开一条道。这个师专刚毕业的年轻老师用普通话对少年说，你来这儿干什么？少年不吭声。他接着又说，你能听懂我的话吗？少年点了点头，额前的乱发下闪出一双警惕而又充满野性的眼睛。他把两只胳膊上的袖子褪上去，露出用蓝墨水刺的纹身，左胳膊上有一个歪歪扭扭的“恨”字，右胳膊上是“找我妈”三个大字。围观的人们猜测他母亲跟人跑了，他出来寻找，可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烫自己的手？少年又开始哇哇大叫。李老师拉着少年的手说，跟我去学校吧，或许我能帮你点忙，外面这样冷。少年狠狠一甩胳膊，李老师打了个趔趄。围观的人们眼神由好奇和同情变得有些不满。李老师又耐着性子说，天这么冷，你在外面晚上会冻坏

的，先跟我去学校住一晚，明天再找你妈妈。少年嘴里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话，往后退了一步，眼神里满是恶意。人们说，疯子，别管他。

人们失去好奇心，慢慢散开。

王玉香老人拿出一个馒头放少年手里，他一扬手扔了。老人嘴角扁了扁，摇摇头，也回去了。

夜幕很快降临，乡村的夜晚月亮又大又清冷，偶尔有一声清亮的鸟叫声传来，孤寂地消失在风中。

第二天，弧的人们开始忙碌的时候，少年出现了。他还是昨天那副脏兮兮的样子，一种谁也不相信的神态，在村里的街巷晃荡。

谁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是在哪里过的夜，吃没吃东西？七眼伯说，家里有外地媳妇的这几天让她们少出门，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个小孩大概是从四川、云、贵一带来的，可能一直沿着铁路找他妈妈，或许听到些什么消息，他过些天一定会走的。

人们心里多了些谨慎。

少年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些奇怪的眼神盯着他，还伴随些小声的议论。但他毫不理会。他像一只觅食的公鸡，在村里东张西望。到中午的时候，人们陆陆续续回家做饭、吃饭，少年也神秘地不见了。

下午，少年又出现在街上，还是谁都不搭理的样子。王玉香老人看见他摇摇头，少年像一只飞进屋子的麻雀，到处乱闯，能去的地方就去。人们盼望他什么也找不到，早点离开。

傍晚放学后，纷纷涌出校门的学生在门口看到少年，他们指点着少年向老师说，看，看。李老师露出温和的笑容，再次邀请少年住在学校，他还比划了个洗澡的动作。少年愤怒地拒绝，然后飞快地跑走了。李老师苦笑了一下，嘱咐几个学生留意一下这个奇怪的人。